

中國文人在美國 傳授中國話 關心年輕人
張琨教授 默默播種

【本報記者 宋晶宜 美國巡迴採訪之二】

——張琨教授說：治學沒有捷徑，唯有苦求。

雖然是冬季，但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園?燦然的陽光，一如春天。
走在這美國一流學府的校園，身邊穿梭的多是金髮碧眼的美國學生。看著地圖，找到了東方語言系的辦公大樓，一推開門，入耳的是中國話，無論是外國人，還是中國人，他們說的是標準的中國話，讓我覺得陽光似乎忽然照進了我的心底。

穿著一件白襯衫的張琨教授(見圖)正埋首書中，看見有人來訪，他閣上了書本，親切地和我談了起來。

研究文學不必到美國

生活對他，平淡得有如白開水，但是他安於這分平淡。二十多個年頭，他在這異鄉默默地撒著中國文化的種好，他只是撒著、撒著，從不因那些種籽的開花結果而炫然，他一心貫注著種籽的生根和成長。

目前前在加大，除了授課之外，張琨教授還從事西藏口語的研究。一九六〇年時，達賴喇嘛剛從中國大陸逃出來時，很多藏胞都到了印度，美國的一些文化基金會因而對 西藏的語言發生了興趣，特別遠從印度請來了兩位西藏人，同時並邀請耶魯大學語言學博士白蒂教授，和張琨教授一起整理、收集和 research 西藏口語。

到現在為止，他們已出版了三本西藏口語的書籍，同時還將出版有關西藏語法和字典等等，張琨教授扶一扶他的老花眼鏡笑著說：

「這些都還在計劃之中，要完成，至少得五年以上的時間，唉！我活到現在六十三了，總是覺得時間好像老是不夠用似的，對我來說啊！虛度一天，都是一種很大、很大的浪費。」

雖然身在美國，但是心在中國。他說，要研究國學，台灣的環境最理想，中國大陸因為文化大革命已經讓文化成了真空，很多寶貴的東西都被破壞了。

由於研究工作和教育責任，使他必須待在美國，這些年的教書生涯，他深有所感，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人拚命往美國跑，這使他百思不解，他說：

「也許要研究科學，美國的環境好些，但是要研究文學、音韻學，一定要在國內，不應該跑到這兒來。」

他經常閱讀國內的學術作品，以及年輕人所作的論文，他懇切地說，他很佩服國內年輕一輩的努力，但是由他們的作品中，往往會發現，他們下了很大的工夫，卻常是枉費工夫，問題是出在教授沒有給他們指出一條好路。

教授待遇應提高

數年前，張琨教授回國時，曾對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彥士提及，要改善教授的待

遇，尤其是讓一些能做研究工作的教授少教些書，多留些時間做研究。

今天，他仍然建議國內，要注意教授的待遇問題，他說，他聽說有些教授往往為了生活得多兼些差，多上幾所學校的課才行，若是如此，體力和精力都會分散，不但會荒廢研究工作，也會影響教學成果。

他說：

「在這兒，每個教授都做研究，沒有人會覺得一天做八小時研究就滿足了。」幾乎是除了書本，還是書本，沒有什麼社交活動，或是人情應酬，當年工作的伴侶白蒂博士，如今是他生活的伴侶，因此，下課回家後，兩個人還是手不釋卷。他笑稱，自己是個念書人，除了念書，什麼也不會雖然這兒的生活待遇好些，但是張教授也有苦悶，他說：

「教書的對象不行啊！我教的是中國語言學，可是此地的外國學生，連中國話都講不好，怎麼懂選語言學呢？所以稍為高層次的東西，他們就沒有辦法了解。」

在他內心底有個願望，希望能早一天退休，有機會回國，和國內的研究生們相處暢談，那會是十分愉快的事。

學術是條寂寞的路

他是位率真熱情的學者，對國內的年輕人和學術界，他都有他的忠言。

他說，他常聽到年輕人總在抱怨，我不喜歡這所小學校，或者是不喜歡某個地方，因為沒有人可以和我談學問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。學問不是隨便談談就能得到的，學問要苦求，治學沒有妙方，沒有捷徑，研究學問是一條最苦、最長、最寂寞的道路，你必須一步一步，腳踏實地走過去，才能有所悟、有所得。

對於國內學術界這幾年的努力，張琨教授認為是值得尊重的，例如漢學會議、古典文學會議的召開，都是很有價值和意義的。他說，雖然治中國學問中國人最有資格，但是也不到藐視外國人的研究成績，近年來國外學者研究漢學，其中不乏見解獨特者，我們要看看別人的成就，做學問不能自尊自大，百分之七十五需要自下工夫，百分之廿五則要截長補短。

應該扶持年輕學者

他建議，對一些在漢學方面學有專精的年輕人，政府不妨多予鼓勵和栽培，可以讓他們公費出國留學一年看看國外的情形。學中國文學的人，常因過於專研中文而忽略了外文，事實上外文對研究中文的人也是相當重要的。

雖說「學而優則仕」，張教授的看法則是，做官的人有學問固然好，但是有些有學問的人並不宜做官，若是讓一些有學問的人負責有關的行政工作，往往會埋沒了他的才華。

說著，說著，已近晌午，張琨教授笑笑說：

「你看，我說了半天，好像都在挑毛病似的。」

有美國學生告訴他，到台灣去學中文，例如史丹福中心等地，可以暢所欲言

「學」，到北平就不同了，受的限制比較多，早些年連念什麼課文都要被指定才

行。

國內書籍缺頁多

他強調，台灣環境的確好，大家應該珍惜。這時有學生進來找他借書，他在書架上翻書，像想起什麼似的說，國內的出版界很蓬勃是可喜的事，但是要注意印刷的品質，他買了中華書局出的文心雕龍，和廣文書局出的國音中古音對照表，這兩本書的缺頁很多，使他覺得很遺憾。

他笑笑說：

「你看，我好像又在挑毛病了。」

忠言逆耳，但是忠言可貴，說忠言的人，總是有一顆可敬的愛心的。

【1981-01-23/民生報/07 版/醫藥新聞】